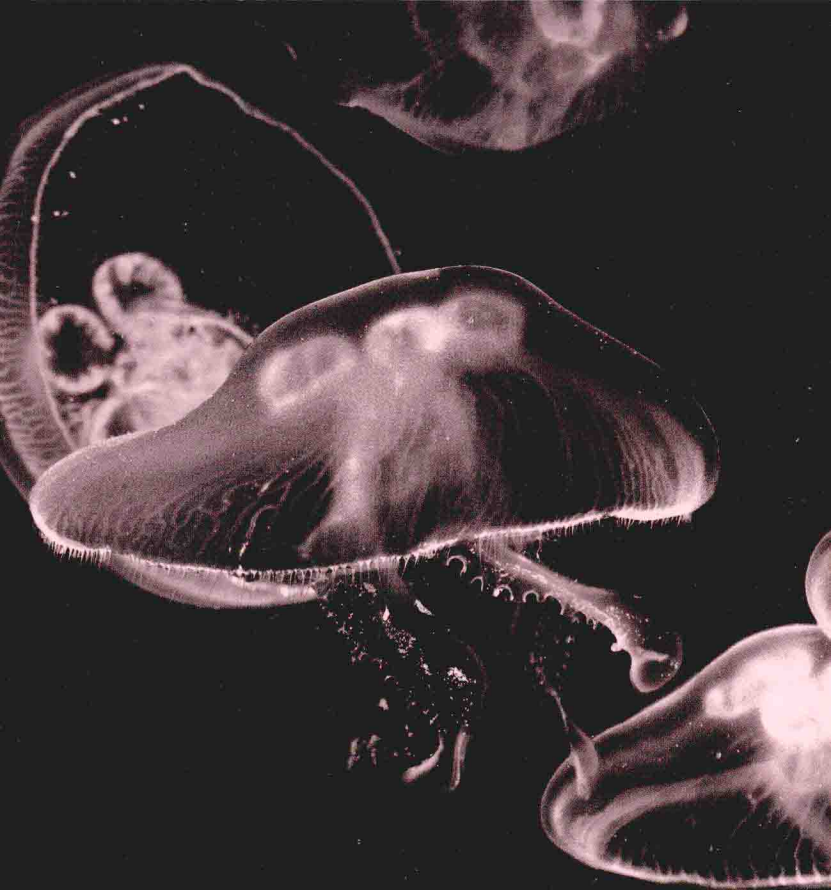




在
黑暗中
等待

暗いところで待ち合わせ

【目】

乙一

在
黑暗中
等待

暗いところで待ち合わせ

〔日〕

乙
一

陈惠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KURAI TOKORO DE MACHIAWASE by Otsuichi

Copyright © Otsuichi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本书译文经版权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授权使用

版权合同登记号：20-2014-1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黑暗中等待 / (日) 乙一著；陈惠莉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495-5387-7

I. ①在… II. ①乙…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49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7.875 字数：10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后 序
0 0 1	0 5 9	1 1 9	1 7 5	2 3 1	2 4 1

第一章

本间满是在三年前某次去医院就诊，在候诊室发现自己视力可能有问题的，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眼睛的异常。由于之前并不常到医院那种场所，所以她原本猜想是医院的日光灯平常就比较阴暗，或者是光度渐弱的灯管没有被替换的缘故；但看见坐在附近长椅上，带着孩子前来医院的女性正神色轻松地浏览一本杂志，她这才惊觉有问题的不是医院的灯管——而是自己的眼睛。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她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逐渐失明，失明的肇因在于一次车祸：那时她正在过马路，却被一辆闯红灯的车子撞上了。当时除了头部遭到重击，身上没有任何外伤的痕迹，然而现在却即将

面临失去光明的人生。

视力的丧失并不像关掉灯光一样，突然间就一片漆黑；而是在整整长达一个礼拜的时间，映在阿满眼中的所有光线慢慢地变得微弱。世界渐渐地暗淡下去，而她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静。视力还没完全丧失的那一阵子，她觉得自己的四周好像总是被傍晚时的昏暗暮色笼罩着一般。

阿满家的后面就是车站，起居室的窗户刚好面对车站的月台，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月台的正面。那是个阳光刺眼的夏天。有些人为了挡住阳光把手举起遮在眼睛上方，也有些女性直接打着阳伞。

阿满看得到的世界显得一片阴暗，每个人如同浸泡在漆黑污浊的水中，然而站在月台上的人们看起来却是觉得四周非常刺眼，发现这一点的阿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仿佛只有她一个人慢慢转移到和四周人事都隔绝的世界里。

至于父亲，阿满心中始终有一股歉意，打从她懂事时妈妈就不在了，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父女俩相互扶持地生活，不过现在自己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照顾父

亲了……也许在自己习惯这种黑暗之前，连说话的对象都会消失不见吧？这样下去的自己大概也会成为父亲的人生枷锁吧？被拉进黑暗世界的程度愈深，阿满愈觉得好像是自己抛下了父亲独自外出旅行似的，一个有别于之前，更寂寞、更安静的旅行。虽然说，阿满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但即使是念大学她也没有离开过父亲，以致单独出外旅行这种感觉会让她产生抛下父亲的罪恶感。

过不了多少日子，阿满的视野便完全被黑暗笼罩，仿佛时钟的针在深夜的时间停顿住。然而并非全然看不见，太阳光或相机的闪光灯那种比较强烈的光线仍勉强可以穿越黑暗，刺激阿满的视神经；不过不是多么明亮的光线，只是小而微弱的红色光点。譬如，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抬头望天空，便会看到比一般人眼中的蜡烛火焰还微弱的红色太阳浮在漆黑的世界当中——根据医生的说法，盲人中全盲的比例并不高，这倒是在阿满意料之外。

失去视力之后，阿满让父亲担心了好一阵子，可父亲自己却在去年六月因为脑中风而突然去世了。

学习点字的使用比阿满想象中的简单多了，她原本还不能理解一些点的集合体如何形成文字，但在了解法则之后，发觉点字比平假名或英文字母还单纯，这也让阿满大感惊讶。从医生宣判她将会失去视力到她完全看不到之前的这段时间，她一直和父亲一起看点字书。

阿满所学的“六点式点字”正如其名，是利用六个点的组合来代表文字，这六点分别为两行三列所构成：

只有最左上方一点就是“あ”；

这个点的下方多一点的话是“い”，

右方多一点则是“う”；

如果下方和右边各有一个点的话就是“え”；

“え”的三点去掉最左上方的一点便形成“お”。

如同二进制的算法，按照顺序从一端将各种变化排列进去，这些元音就成了点字的基础，组合起来代表五十音。譬如，在“あ”的最右下方加上点的话就变成“か”，如果将“え”和最右下方的点组合起来，就是“け”。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用指尖正确地感觉点的凹凸，但这只要多花点时间熟悉之后便解决了。

当阿满几乎完全失去视力之后，父亲去图书馆借已用点字翻译的书籍回来，似乎很担心她因此而灰心丧志。而他之所以开始学习点字是为了学会打点字，因为她没办法阅读纸上写的字，唯有改用点字才可以为彼此留下讯息。要打点字，就得用上点字板、点字笔、点字用纸等工具：方法是将纸固定在板子上，将前端尖尖的点字笔按上去，在纸上打出点来。

那一次是他们刚开始练习点字的时候：原本应该在家休息的父亲却不见了，阿满心想也许是在二楼的房间时他出门了，而厨房的桌上似乎有父亲的点字留言。因为点字通常都是横向书写的，所以小小的突起块排成一排横列。阿满闭上眼睛，试图练习用指尖阅读留言；她全神贯注地摸索着排列在纸上的突起点，一个字一个字地解读。

“西、东、买、去。”

阿满不明白摸索出来的结论，她一次又一次地从左到右，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摸索阅读后，才发现父亲犯下的可笑错误和写在备忘纸上的点字留言；点字是用指尖去读出凸出的点，但是打点字时却是用点字笔打

洞，因此要写出让人从左往右读的点字时，就得从右往左打字，写完再将纸翻过来才可以。

而父亲大概是采用阅读的方法，从左往右打上点字的，所以阿满必须倒过来阅读才可以理解纸条的意思。直到父亲去世，他留下来的点字纸条都被阿满保存着，这些纸条正代表了她和父亲之间的牵绊；其中，打着“西东买去”的纸条成为父亲留给阿满最重要的遗物。

这样的黑暗世界将会永远持续，阿满对此并没有很悲观，黑暗世界对她而言其实是很温暖的。当黑暗包围着她时，她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存在；父亲还健在时，她便隐隐约有这种感觉，因为眼睛看不见，尽管父亲也在一起，但他若没出声，就跟阿满一个人在房子里没有两样。

她甚至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父亲为了清喉咙而咳嗽的声响才令她想起，他原来也和自己身处同一屋檐下。她觉得自己好像把父亲的存在和自己的生活隔开了，心中充满了歉意，当时还为此感到惊慌——也许就是靠这样感受父亲存在的方式，才减缓她深深地潜进黑

暗世界的速度。现在父亲过世了，那些记忆不复存在，阿满也几乎不看点字书了，家中终于只剩下她自己。从小学时期就一直维持深厚友谊的朋友二叶花末，偶尔会打电话来关心阿满，她们会一起外出购买生活上的必需品，要说阿满跟外界有什么关联，那就仅止于此吧，所以她平常多半过着一连几天没有跟任何人交谈的生活。不需要打扫家里或是洗衣服的闲暇时间，她便会躺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像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一样蜷缩着身体打发时间；一方面心想世界各地此时此刻一定正发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置身于黑暗中的自己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她拥有的只有这间房子，以及弥漫在其中的黑暗，没有其他东西的简单一人世界。房子是蛋壳、黑暗是蛋清，而自己则是蛋黄；是一种近似寂寥，却又安稳的感觉，就像被包在柔软的布中再埋起来一样。

突然间，急行列车飞驰而过的声音响起，她猛然惊觉自己仍置身于日本——位于房子后方的车站是不停靠急行列车的，车子发出几乎要振达地球核心的巨大声响疾驰而过——因此她知道自己还活着。当眼前

永远都是一片漆黑时，可以让人比以往更轻易想起许多事情，偏偏经常都是令人不快的记忆，她希望能想起一些比较愉快的事情。譬如，念小学时只有自己能够正确解答出全班同学都解不开的问题，而让大家刮目相看。但脑袋总是事与愿违——十年前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她在走廊上走着，隐约觉得身后的同学都会偷瞄自己，不过每当她回头，大家又赶紧把视线移开，一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可是气氛还是非常奇怪，感到莫名其妙的她心中忐忑不安；此时二叶花末向她走来，并从她的背上撕下了某种东西……原来是有人用胶布将纸条贴在阿满的背上，而且用马克笔在纸上大大地写着让人觉得难过的字眼。

“这是常有的事情，之前我也被人这么耍过。”花末一副困扰的表情将纸条揉成一团说。阿满一边用手搔着头，一边笑着点头回应。

这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恶作剧，没必要放在心上——她这样解读并告诉自己，然而和花末分手之后，脑海中还是浮现自己没有发现被贴上纸条，昂首阔步在走廊上走着的模样，连带想起大家不敢露骨地笑

出来，只是用斜眼偷看她并忍住笑意的神情，阿满觉得好可怕，最后她躲在厕所里吐了。平常的她便很欠缺自信，经常怀疑自己的外表有没有哪里让人觉得可笑而感到不安，每当附近掀起一阵笑声，她总怀疑是自己成了众人的笑柄而胆战心惊。还有一件事，教室两排桌子之间间隔大概五十厘米，走动没问题，但是当有跟她关系并不亲密的同学探出身子彼此交谈时，她就没办法经过，也曾经为此绕了远路。其实只要打个招呼，请对方让一下就可以简单解决了，然而她连这都做不到。

初高中时期，她总是尽量避免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安静地过着生活。平常站在众人面前已经算是很勉强的事情了，一旦到了室外，光是走路都会让她觉得全身都是伤；即使是事过境迁的现在，阿满一想到背上被贴条，仍觉得一颗心似要喷出血来……但是她告诉自己事情已经过去了，要忍下来。

外面的世界也许充满了伤人的事情，然而她现在什么也不用看，倘若能不离开家门，只靠着保险金过日子的话，就不会再有任何事情来扰乱她的心绪了。记得小时候，她曾经在白天睡了个很长的午觉，醒来时四

周已是一片漆黑了。当时她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还感到纳闷，通常都只有在晚上裹着棉被睡觉时，或者经过阴暗的道路或走廊时才会被黑暗所笼罩，而且这些都是事前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要关掉电灯啰、四周会漆黑一团喔——但是在白天睡着后醒来的情况不一样，也许是黑暗来得太过突然，让她感到莫名的惊慌。老实说，当时她只觉得黑暗很可怕，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恐惧黑暗，所以阿满也不例外，总觉得黑暗跟怪物扯上关系，身处其中都害怕自己可能会看到超自然的东西。

然而现在，阿满的四周永远都是一片漆黑，在有心想去害怕怪物之前，她还得先问以声音报时的时钟现在到底是几点了，要不然就是问花末四周是否已经暗下来了……话说回来，现在的她还是有点害怕怪物，所以意识到是晚上，即便对自己没什么差异，她还是会打开电灯……尽管如此，只要是在家里，宛如毛毯般包裹着她的黑暗还是令阿满感到舒服。躺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在黑暗中将身体蜷缩成一团时还曾经想过，干脆就这样一动也不动一直到死去好了。她在黑

暗中静止，以身体去感觉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的移动，反复感受着冷暖交替的温度变化，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似乎感觉不吃不喝的也可以活上好几年。她觉得让自己就这样渐渐变老，待死去的时刻来到，或许就能够得到宛如进入睡眠状况般安静又平和的消失方式。

她就这样静静地躺上几个小时，要说有什么动作，顶多只是眨了几次眼睛罢了。每次她处于这种全身放松的状态时，都搞不清楚究竟是自己的意志不肯活动身体，还是实际上身体真的动弹不得，这时候她就会想：“好吧！这次就一直躺到死好了。”冰箱轻微的振动声从厨房那边传来，她心里想着整间房子慢慢地腐朽：这是地狱，这个世界正缓缓地下降，很快就要抵达地狱了。

她起身走到水池边，让水流进杯子里，当感觉到水从杯缘溢到拿杯子的那只手时，她便将水龙头关上，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水，然后往冰箱的方位走过去。放弃持续静止不动的做法是一件很没原则的事情，阿满总是半途而废，她觉得冰箱发出振动声也要负起一